

# 追逐阳光

□高邮 姚正安

我们的房子不大,阳台自然也不宽敞。妻子在狭小的阳台一角,栽了三盆花,一盆是剑兰,一盆是蟹爪兰。还有一盆,妻子说是满天星,望文生义,我感到不对。拍了照,上传朋友圈,请教网友。他们通过软件比对,告诉我,是多肉植物,叫玉吊钟,还是舶来品。一年又一年,三盆植物在妻子的精心养护下,健康旺盛地生长着。我不懂花,妻子也不让我插手。我也乐得,茶余饭后,看看花,舒展心情。

为了防止夏天烈日的暴晒以及冬日寒气的侵袭,妻子还特地在阳台窗上装了一道双层的窗帘,小小的阳台俨然一间恒温房。

蟹爪兰和剑兰,年年开花,蟹爪兰的花开在叶片上,红红的,长长的,非常艳丽。剑兰的花茎挺长,花是紫色的,沾着透明的水珠,非常特别。唯有玉吊钟,三年了,都没有开花。我以为这种多肉植物不开花。不开花就不开花吧,看看它粉而肥硕的叶片和青底泛紫的色彩,也是一种享受。

今年开春的某一天,看看玉吊

钟有些新的变化,在叶芯上长出了小小茎来,顶上有点点的花蕾。我惊喜地告诉妻子:玉吊钟今年开花了。妻子说,我查过资料了,玉吊钟应该开花的,我们家的这盆可能受伤了,所以,开得迟。

玉吊钟的花茎越长越长,花蓬也越长越大,点点红花的花蕾聚在一起,像满天的星星。我想象着,一旦开放,一定是很美丽的。

过了些时候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我难以述说当时的心情。四根长约20厘米的花茎,一律向南倾斜,而且倾斜的幅度很大。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无数双小手拥抱着太阳的壮观场景,动作那么夸张,欲望无比强烈。又仿佛看见一群老老少少在朝阳下做着日光操。

我家房子坐北朝南,南面是阳光的人口。玉吊钟的花茎向南倾斜,不正是追逐阳光吗?

小时候,在农村,田埂上、菜地里的向日葵的花盘总是朝着太阳,我们不知所以。老师说,向日葵喜欢充足的阳光,追逐太阳是向日葵的天性,又叫朝阳花。

我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。我一

直以为人是万物中最擅追随阳光的。老家的房子都是呈东南向建设,以最早迎接东来的阳光和紫气。记得妈妈常常抱着晒干的衣服说,太阳真香啊。冬天的早晨,老家的仓库前聚集一帮老人,他们将双手抄在棉袄袖里,背倚在墙上,双眼似闭非闭,悠然地享受着太阳的照耀。

我从来没见过向日葵以外的植物像玉吊钟这样执着地追逐阳光。

人有言,花无语。所谓花语是人赋予每一种花卉的意义,比如玫瑰代表爱情,紫罗兰代表永恒之美,菊花象征高洁,梅花象征坚强。玉吊钟的花语是什么呢?网友们说,玉吊钟花形小巧,色彩艳丽而内敛,又开放在情人节前后,适宜作为爱情的礼物送给恋人。

我不太满意,且不说没有将玉吊钟的寓意概括出来,而且把玉吊钟的寓意庸俗化了,也大大缩小了玉吊钟的适用范围。

我且叫她太阳花,或者感恩花。她那向南倾斜的身躯何尝不是对太阳的感恩。

# 大学者“徐虾虾”的小事情

□浙江杭州 蒋遂

“徐虾虾”是谁?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著名学者。

1952年,随着中国教育系统进行“院系调整”,由之江大学文理学院、浙江大学文学院、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和俄文专科学校组建浙江师范学院,1954年徐步奎先生加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,从此成了我家的邻居。

徐先生除“文革”时期偏居杭州市高级中学外,在杭大河南宿舍、河东宿舍、杭大新村都与我家为邻,甚至在杭大河东宿舍,徐先生还特地选择了我家楼上,目的是和我父母亲蒋礼鸿、盛静霞方便交流。

我儿子小时候称呼徐先生为“徐虾虾”,因小孩子口齿不清,将“爹爹”叫成了“虾虾”。徐先生也是风趣之人,将我内人郭敏俐叫成“霍梅尼”。

徐先生称我父亲为“蒋老”,父亲称他为“老徐”,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俩之间的关系。对我母

亲,徐先生一直用地道的东阳话喊“盛先生”。徐先生公子徐礼扬曾经道出他的理解:“父亲教我称蒋先生谓‘蒋伯伯’,喊蒋夫人却是‘盛先生’。称人伯伯容易理解,因为蒋先生比父亲年长。但为什么不称盛先生为‘蒋伯母’,我一直不明其中的原因。也许是因为父亲十分欣赏盛先生的学识吧。”

徐先生的第一位妻子杨笑梅与徐先生感情笃厚,可是由于健康问题离世,留下两份遗书,一份给杭大中文系夏承焘先生,另一份给我父母亲。当徐先生与第二位妻子宋珊包成婚时,我父母亲带着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。婚礼在杭大河南宿舍17幢的一间大房间里举行。我像鱼一样在人丛中游来游去,一位年轻教师拽住我问:“小家伙,新娘、新郎是哪两位?”我指着徐先生说:“这位。”指着宋阿姨说:“那位。”全场哄堂大笑,徐先生说:“不愧是语言教研室主任的儿子。”当场送我一匹瓷

做的小白马。

徐先生曾经送我父母亲一本他和杨笑梅合著的《牡丹亭》,徐先生信誓旦旦地对我父亲说:“你要是校对出一处错误,我送你一台留声机。”就此,我家里多了一台旧式留声机。

徐先生的两位儿子都很优秀,但却都学了理科。有一次我母亲很好奇地问徐先生,“你是怎么教育儿子的?”徐先生瞪起眼睛说:“报以老拳!”

1980年4月,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访问杭州大学。波多野先生与我父亲和徐先生都有交往。于是两家合计共同宴请波多野先生。两家上、下两层楼道,宴席设在二楼的徐先生家。徐家烧了东阳名菜“金银蹄”,我家烧了“西湖醋鱼”。

20世纪90年代,有一次父亲在家写书法,恰巧徐先生进来。徐先生击掌说:“力透纸背!”父亲逝世后,徐先生送来他亲笔书写的挽联,这幅书法挽联我至今保留着。

# 微微一笑而过

□南京 周云龙

和她同龄,属猴的。但是,她给所有人的印象是文静的、温婉的、知性的。不像我,顽皮的、闹腾的。

黄缨老师,同事们都习惯这么称呼她。出生在苏南城市的老式四合院落。长长的回家通道,每每令她又好奇又害怕。大家庭里,她有两个亲弟弟。外公思想开明,并不重男轻女,最宠的是她。黄老师是“富养”长大的,在人堆里,可以一眼看出她的与众不同。

黄老师早年在幼儿师范学校任教,学生们背后都喊她“蒙娜丽莎”。在她转岗进入电视媒体后,我们成为一个办公室的同事。因为同龄,话题自然更多一点。黄老师的性格,似乎更多像她京剧团的父亲那样低调、沉稳。但是面对志趣相投的同事、朋友,她又迸发出母亲身上的那种热情、直爽。前些年,她去英国陪读过半年,学会

了西式糕点制作,好多同事都吃过她制作的面包、蛋糕,小妹妹也多次去她家尝过她亲自下厨的美食。——黄老师是一个乐于分享美好的人。

电视台一年台庆晚会,三百人的场子,大家一起把酒言欢,单位编排了一组歌舞节目助兴。因为我正常飙一口家乡话,常常成为年轻同事又恨又爱的谈资。那天,他们和现场主持人串通一气,决定对我整蛊,要我和黄老师一起上场唱歌,出出我的“土相”。幸亏几杯白酒下肚,解除我好多顾忌,我在脑子里紧急搜索一首平时还算“拿口”的《悄悄蒙上你的眼睛》。

一曲唱罢,掌声雷动。大家惊奇的是,一个口音很重的家伙,唱歌时居然可以字正腔圆,他们忽略了黄老师作为配角的优秀。不过,我当时竟然忘了问她一

句那天合唱的真实感受。遗憾的是,想起追问这个问题时,已经很难从她那里得到一个清晰的回复。两年前,黄老师因为脑部恶性肿瘤去上海接受了手术。术后,语言和运动的恢复,不那么尽如人意。但是,她即使无法表达,依然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倾听姿态。

我们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向病房的……黄缨的人生,定格在55岁的生命年轮上。记得一次她不解地问我:“唉,我怎么碰上这个大麻烦?我,我做错了什么?”我一时慌乱,不知如何作答。我想到理由也可能有点苍白:有人生在帝王家,有人生在乞丐家,生在乞丐家的做错了什么?有人一生下来就染上重症,他做错了什么?不过,我知道,善良的人总是在反思自己、质疑自己,而智慧的人,一定会和自己最终达成和解。

# 熬猪油的窍门

□常州 于晓庆

有天晌午,F师弟在群里发了条微信,问为何他在家熬的猪油是淡黄色的,而超市货架上的成品猪油是雪白的,两者色差怎么那么明显呢?

F师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,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,现为省城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股东副总。他属于典型的理工男,但工作之余喜欢踢球、跑步、阅读、唱歌、下厨、小酌等等,兴趣爱好很广泛,不是那种书呆子。

F师弟发的微信引起了群友们的热议,也触发了我的好奇心。我心想十有八九是他在熬猪油时没有掌握好火候,既有可能是为多熬出些油来把猪油熬过了头,也有可能是在熬猪油时为图快把火调得太旺了。在我把自己的猜测发到群里后,得到了包括F师弟在内的一众校友的肯定和点赞。尽管如此,我仍然心里没底,怀疑这样的主观想象是否完全可靠,于是就想着找机会亲自实践一下。

很快,机会来了。那天晚上一位老友请我等和几位好哥们去他公司小酌,我特意提前去小餐厅隔壁的厨房请教掌勺的大师傅,他

用很有把握的语气跟我说,要将生猪油放在冷水里熬,熬出来的猪油凝固后颜色就是雪白的。他边说边把大灶台旁放佐料的一个大陶罐拎过来给我看,果然里面的猪油是雪白的。

我问大师傅究竟如何操作呢?他很详细地介绍,要先将适量的冷水倒进锅里,再把洗干净切成块的生猪油放入水中,然后点火开始熬,起初可以用大火,到水开了即改小火,期间要时不时地在锅里翻炒几下,否则猪油粘锅了容易熬焦,直到锅里的水全部烧干了就关火。

我又好奇地问大师傅,怎么判断锅里的水是否全部烧干了呢?他说如果锅里还有水的话,冒出来的是水分蒸发的白色水蒸气,而且此时锅里的油渣仍然是白色的,等到锅里的水全部烧干后,冒出来的就是油被烧热后产生的呛人的青色油烟了,这时锅里的油渣就慢慢地泛黄了,所以必须及时将火关掉,并把油渣捞出锅。

当晚回到家里,我就把大师傅传授的方法转告了F师弟。只听得他在电话里感叹道,正所谓生活处处皆学问啊。

# 开车的修养

□南京 张景强

好友拿到驾照本已半年多,无论怎么激励,他就是不敢独自开车。日前,非要我坐副驾陪他,说是有“老师傅”坐在身边心里会踏实些。在鱼嘴江边几段空旷的路上跑了几个来回,他说,原来的“菜鸟”,算是飞走了。

不到一个月,他给我发来收到几条违规处罚的信息。我回复说,最初开车的那一段时间,出点几状况很正常。比如不规则变道,比如无意间闯了红灯,比如没有注意单行道,比如斑马线没有及时礼让行人……都会被扣分罚款的,这些,也都是必须的学费。

说起礼让行人,想起了十年前的暑假去美国的情形。抵达纽约第一天的早晨,阳光清澈。我与同事起来散步,在一个路口,见一辆车从左边过来,依习惯,我们在路边等车过去,可车迟迟不动,见我们也没动静,司机便摇下车窗,挥手示意我们先过。后来问了导游,他说“行人优先车让行人”是美国最基本的交通规则。后来开车每每经过路口,我都停一下,让行人先过。几年以后,有了“斑马线礼让行人”交通新规。

我最初开车上路也是手忙脚乱的,前面是有车也慌,后面车辆跟紧了也慌。十字路口,绿灯亮了五秒,还没起步,后面车的喇叭一响,更紧张,情急之下,离合器猛地一抬,“咪啷”一声熄火了。好在后来换了自动挡。

记得第一次开车跑高速回老

家,很兴奋。但是作为一名新手,速度快了,怕超速被罚,更怕把握不牢方向盘而翻车;可开慢了,又担心被后车追尾。尤其骇人的是那满载货物的大货车,巨大的引擎声及山一般的躯体,从你车边经过时,自己似乎像只小甲壳虫,感觉路面都在颤抖。不自觉的,手心都是汗。

晚间小聚,好友提起午间开车差点亲吻前车的事,仍然心有余悸。原因是前车右拐太急,而且还没打转向灯。

我的驾龄已有十多年了,除了最初的那一年误闯了两次红灯,第一次跑高速的时候因为兴奋而超速被处罚过,后来驾车出行,包括有一年从南京到广州,又从广州回南京,全都平安无事。

看朋友的疑惑状,我说,一直没忘记十多年前学驾驶的时候,老教练曾多次告诫的话:宁让三分,不抢一秒;宁以四十码的速度开到八十岁,也不要八十码的速度开到四十岁……

江湖越老,胆子越小。

就我的亲身体会而言,无论前车还是后车,只要看到别人闪灯,最好要让。尤其市内的道路,如果直行两条道,且最右边的是直行与右拐一条线的,我一般都选择左道,右边留给急等右转的人。

还有呢?过路口的时候,脚一定要放在刹车上,特别是并线或者拐弯,要及时打灯。开车打灯,是对他人的尊重,也是一种修养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7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